



詩裡乾坤 · 詩裡乾隆

玉器詩文所見乾隆帝的三樣情

■ 鄧淑蘋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收錄八百餘首（篇）以玉器為對象的詩與文，核對實物後即可分析乾隆皇帝對清宮典藏三大類玉器：古玉類、時作類、異域類，有著不同的認知與感情。

他是一位以滿族身份統治眾多漢族的皇帝，面對古玉時，他企圖利用對《周禮》的詮釋，顯示自身對漢族古禮的精通。他掌握豐沛的玉料資源與官營工匠體系，他難以忍受地方作坊未經他的批准，能獲取最優質美玉去恣意設計「華囂」、「弄奇」的炫技之物。就利用皇權將時作玉器導向「仿古」的典雅之路；更時時提倡「君子比德於玉」的道統觀。

唯有面對因軍功勝利，獲得大量遠道而來的異域美玉時，他既得意、又舒暢。所謂「皇帝亦凡人」，通過御製詩，這時我們見到一位極有智慧與美感的「凡人」。

書畫、陶瓷、銅、玉，乾隆皇帝越看越糊塗

中國歷史上，有二位皇帝動用政府的力量，為宮廷收藏的古物編撰目錄。一位是宋徽宗（1100-1126 在位），一位是清高宗（1735-1796 在位）。

宋徽宗時將宮中書、畫、銅器分別編輯成《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清高宗乾隆皇帝時，將宮中書畫、銅器、硯臺編輯為《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希堂法帖》、《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篇》、《西清續鑑·乙篇》、《西清硯譜》。此外乾隆皇帝也將宮中收藏的瓷器擇樣繪製成《精陶齋古》、《埏埴流光》等陶瓷圖冊。雖然乾隆皇帝非常喜愛玉器乃眾所周知，但他一生為玉器賦詩八百多首，卻未替宮廷藏玉編輯目錄。

近年學術界頗熱衷研究乾隆皇帝對宮中文物收藏的貢獻，相關論述甚多。大致而言，多認同他是一位聰敏、勤政，認真對待宮中文物的皇帝。他藉重詞臣、造辦處官員、宮廷藝匠的專業知識，將宮中各類收藏給予認看、鑑等分級、重新包裝入藏，也藉以塑造自身為天命所歸的「十全」形象。¹

但是經過乾隆皇帝認看、鑑等、編目，或把玩、歌詠、題刻詩文的書畫及各類古物，所反映這位皇帝對古物的知識水準又是如何呢？

我們若以一百為滿分，將古書畫、古瓷、古銅、古玉等文物分類，來替乾隆皇帝的專業知識評分，檢視一下那些被他鑑賞過的「古物」，他認定的品名、功能、製作時空等是否正確？是否合於歷史真相？所得到的答案是：按照前述順序，自書畫至古玉，他的得分似乎「每況愈下」、「越來越差」。

在書畫、陶瓷兩類上，乾隆皇帝的判斷是否能得到五、六十分？尚待專家們精算，至於古銅、古玉，這兩項年代久遠的器物，乾隆皇帝鑑定的命中率就比較低。以筆者的專業，可較篤定地說，對判斷古玉的年代與功能，正確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五。

解析乾隆皇帝誤解古玉、古銅的歷史因素

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以及他周遭的詞臣、造辦處官員、宮廷藝匠的專業知識，主要受到晚明鑑藏家的導引。今天我們根據最新出土考古資料，判斷乾隆皇帝當年的鑑定有誤，必須體諒那是受制於「時代性」使然。

綜觀中國歷史長河，自距今九千年前，華夏大地逐漸發展玉器文化。²最初只用玉料製作工具與飾品，還不具備禮制意義。約距今六千年前後，玉工具或玉飾品成為擁有者身份的表徵，即所謂「瑞器」；距今五千五百年以後，特殊造型紋飾的玉器被先民視為具溝通感應神祇祖先的法力，這就是「祭器」了。發展至此，中國古代玉禮制的基本架構已形成。³距今四千年左右，華夏大地的先民們開始冶鑄青銅，銅器逐漸參與祭祀神祇祖先的禮器行列。

以美玉、吉金承載的中國古典禮制一脈相承到了漢、晉。第四世紀時因氣候變化導致北方草原民族分批南下，史稱「五胡亂華」。經南北朝、隋唐五代約五百多年的多元文化大融合，十世紀中葉以後，在兩宋時期始逐步建構出近世中國的文化面貌。

清宮舊藏的書畫、瓷器多屬宋代或之後的作品。晚明（約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前半）江南地區經濟繁榮，收藏風盛，當時的鑑藏知識，對於時代不甚久遠的宋元書畫陶瓷，還可有較

合理的推斷，但對於五胡亂華以前中國古典時期的禮制載體：古玉與古銅的認識就很模糊。

上古時期玉器文化的真實面貌不被明清學者理解，除了時代過於久遠外，還因為戰國時期出現《周官》一書。該書內容並非全為周代施行的禮制，而是將成書之前數千年，華夏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內涵融合後，對理想社會政治制度、百官職守、禮制運作，提出規範化的總構思。

此書在新莽時期（9-24）改名《周禮》並設為學官，被後世奉為「禮學」範本，經由東漢、晉、唐、宋代的禮學家添枝加葉，甚至歪曲解讀，過度衍義。通過這樣的歷程，逐漸發展出宋、明時期的繁文縟節。

換言之，乾隆皇帝雖然是十八世紀知識菁英階層的代表，但他所知道的「古代玉禮制」是以《周禮》為架構，再經東漢以後歷代增華添補。所以當他面對宮廷秘藏各代古玉，想努力給予合理解讀時，就產生種種不合上古實情的錯誤說法。

御製詩所見乾隆朝的三類玉器

有學者將清朝各代皇帝御製詩、文，依篇目作了通檢。可知乾隆皇帝一生撰文 1148 篇，賦詩 42640 首。⁴ 筆者與同事張麗端副研究員接棒式合作，將《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作初步篩選，初步統計約 876 首（篇）與玉器相關詩文。其中由題目可知屬古玉類的共約 280 首（篇）。⁵ 題「和闐玉」的有 281 首，題「痕都斯坦玉」的有 57 首，此外還有 258 首的詩題包羅萬象，沒有固定格式。此外，他也常命玉工將他為景色、時卉、戰功所撰寫的詩文加刻在玉器器表。

通覽《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並核對兩

岸故宮博物院以及可靠的公私收藏，⁶ 可將刻有乾隆御製詩文的玉器分為：古玉類、時作類、異域類。通過全盤研究，可發現乾隆皇帝面對這三類玉器時，心境、感情並不一樣。

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學者們在其著作裡，記述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宮中玉器製作的情況：雍正朝（1723-1735）至乾隆十幾年，雖然玉料不豐，但造辦處確實有不少用玉料製作新玉器的記錄。但也常將原有玉器加以修改、拋光、加款甚至燒染做舊。據考証：「乾隆八年曾命人製作白玉仙人、白玉馬各一，具燒漢玉，配文雅座，還要照《考古圖》的顏色燒造。又在碧玉虎腿腿刻『十三』，配座要秀氣，上面刻隸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時珍藏』。」「宣和」是宋徽宗的年號，「伯時」是北宋畫家李公麟的字。乾隆皇帝也常將前朝製作的玉器成批地加刻上「乾隆年製」款，甚至將一件有「雍正年製」款的「周處斬蛟」陳設改為「乾隆年製」款。⁷

由此可知，乾隆皇帝青壯年時，還是依循社會上原有的賞玩習性，他不覺得自己是在製作「偽款」，也未意識到他的改款行為是剽竊前代人的成果。這和他在中老年時設法管控包括玉雕在內的各項藝術創作，企圖藉以創造品牌，形塑自身「十全」形象，提升社會文化水準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清軍對中亞東半準部、回部的征戰獲得大勝，乾隆二十四年新疆地區併入大清帝國版圖，導致中國玉雕工藝發生重大變化。原因有二：一是異域玉器大量輸入，二是玉料大量開採。

所謂異域玉器，是指中亞、南亞、西亞至東歐地區，約十五至十八世紀製作的玉器。除了中亞玉器多光素外，其它多雕琢花葉紋，宮中分不清來源，統稱之為「痕都斯坦玉器」。

筆者於 1983 年首度出版《故宮博物院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後，又親自前往英國、北京、印度、土耳其收集資料，先後於 2003 年、2007 年、2015 年發表論文或專書。由於這些玉器多來自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地區，故本院目前統稱之為「伊斯蘭玉器」。⁸

張麗端副研究員則對清代的時作玉器作了深入探討。1997 年舉辦特展並出版《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更從御製詩解析乾隆皇帝厭惡民間玉工，為營利而製作過於繁縟的鏤雕作品，不但斥之為「玉厄」，更力圖導引他們製作典雅的「仿古」玉器。接著她又從《活計檔》解析乾隆皇帝控管御製器用的機制；更進一步結合實物，探討乾隆皇帝數十年的美學陶冶與品味醞釀。⁹

自 2013 年起，筆者執行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琢有乾隆御製詩文之『古玉』的考古學檢視與詮釋」。結案成果撰寫為《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製詩中的帝王古玉觀》。（圖 1）試圖理解為何一位代表十八世紀中國知識菁英階層的帝王，他對古玉的認知，與今日科學考古學建構的古玉發展史，有著甚大的落差。

就在拙著出版之際，筆者回顧數十年與同事分工，均以乾隆御製詩為基礎，對清宮三大類玉器作了分項研究，乃撰就本文，盼簡要歸納乾隆皇帝面對這三類玉器時不同的心境與情感，並試圖探索其緣由。

乾隆帝對異域玉器的藝術品味

根據玉器上的刻詩及玉器包裝上的附件（如錦盒內的紙質記錄、布套上綁縛黃籤上的文字）可知，異域玉器東傳至紫禁城的時間約自乾隆五年（1740），至嘉慶二十二年（1817），共七十七年。但由於戰爭及民初的逸散，目前已



圖1 鄧淑蘋著《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製詩中的帝王古玉觀》書封
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年出版

難統計當初傳入的總數。

大致而言，排除十八世紀晚期出現刻意逼真模仿的贗品，排除吸收伊斯蘭裝飾風格的中國玉器，目前本院約典藏三百件真正來自伊斯蘭文化圈的玉器。北京故宮同行們粗估或也有相似的數量。它們多為飲食器、生活雜器及刀劍柄等。

中亞地區的飲食器多光素厚實，凡加刻御製詩的多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之前傳入。我們對圖二玉碗的認識較曲折。這件是由回部大和卓木布拉尼敦（波羅尼都）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遣使入貢的禮物，曾被筆者懷疑與維吾爾貴族女子容妃（民間傳說的「香妃」）入嫁有關，但近年有維族歷史學家考證，容妃出自與布拉尼敦敵對的另一家族。

乾隆三十三年以後才有雕琢花葉紋的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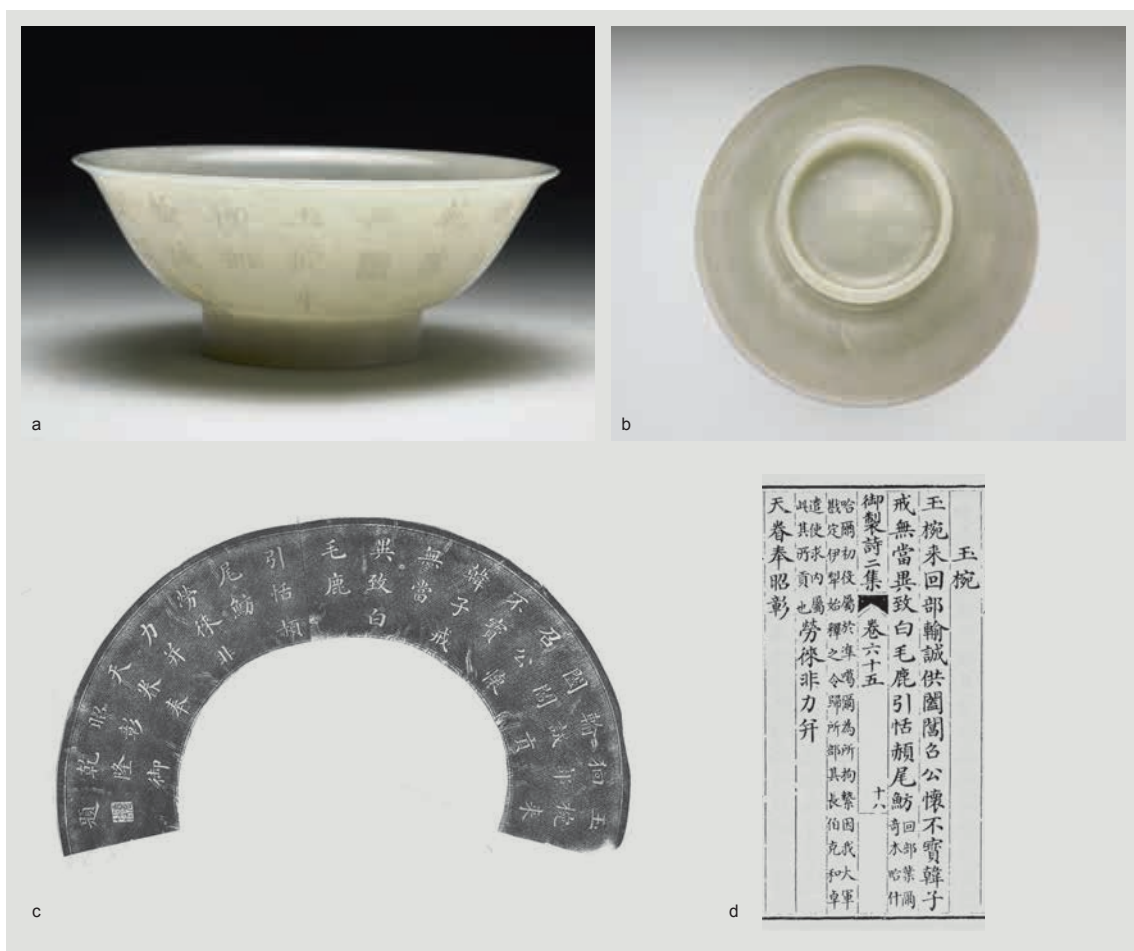


圖2 中亞 厚足碗 口徑13.6，高5.4公分 故玉063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玉碗 b. 底面 c. 器表御製詩拓片 d. 詩 取自《御製詩二集》卷65

貢入。最初乾隆皇帝爲之撰文〈天竺五印度考訛〉，考證製作地爲北印度，該處名爲「痕都斯坦」。此後所有新疆貢入雕有花葉紋玉器，均被稱爲「痕都斯坦玉XX」。經筆者的研究才確知共有三個來源：典型蒙兀兒帝國、非蒙兀兒的印度土邦，以及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

三類中以蒙兀兒帝國第五代國君沙加罕（Shah Jahan）時期，皇家作坊的作品工藝最精，美學造詣最高。蒙兀兒玉工擅於運用無生命的冷硬礦物，描述大自然裡花葉的柔嫩、瓜果的豐碩與動物的精鑠。

據筆者的統計，最令乾隆皇帝爲之心動、

陶醉不已，並爲之賦詩的，主要是典型蒙兀兒風格最高等級玉器，尤以雕有層花疊葉的花式碗、雙柄碗、瓜瓣杯爲主。分析詩句內涵可知乾隆皇帝最喜愛淡雅、潔淨、優美、有韻味又生機盎然的作品。

他描述玉質瑩白：「脂白鮮他比」、「羊脂標質潤」（本院「故玉 0735、故玉 1863」玉碗）。他讚美所雕的花葉紋看起來很有層次，摸起來卻很光平：「初琢繼磨細，花攢葉簇精，目原觀其疊，手乃撫之平，表裏都圓潔，色形若混成」（北京故宮「故 102320」玉盤）。又：「形色雙合相，磨礱了似無。葉翻含蕾耳，瓣發抱花趺」



圖3 蒙兀兒帝國 花口花蕾形雙柄碗 長15.4，寬11.6，高6.5公分 故玉31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側面 b. 底面 c. 拓片 d. 詩 取自《御製詩三集》卷90（乾隆35年〔1770〕）

（本院「故玉 1668」玉碗）。

他極為欣賞痕都斯坦玉器的薄、透、輕巧，認為這是中國玉工達不到的境界。如圖三這件雙柄碗，皇帝形容它的造形設計是：「百瓣細穩承足，雙葩夾輔巧持脣」，又在詩跋中進一步說明：「盃圓而橢口四出，跌攢菊英，下圍敷葉十二，左右長葉各一，上出及盃脣，稍外偃，復有兩花下垂，承以短葉，可用執。」更感嘆：「玉既瑩淨，製薄如紙，良材巧琢，非中土玉工所能仿佛也。」

具有北亞草原民族本性的乾隆皇帝，在開疆拓土的帝王功業上是極嚴肅、鋒銳，甚至殘酷的。他自幼接受的教育，除了騎射等技藝訓

練外，有著更多正統儒學的薰陶。從乾隆皇帝為古玉和時作玉器賦詩的內容可知，他時時要將文物鏈結於道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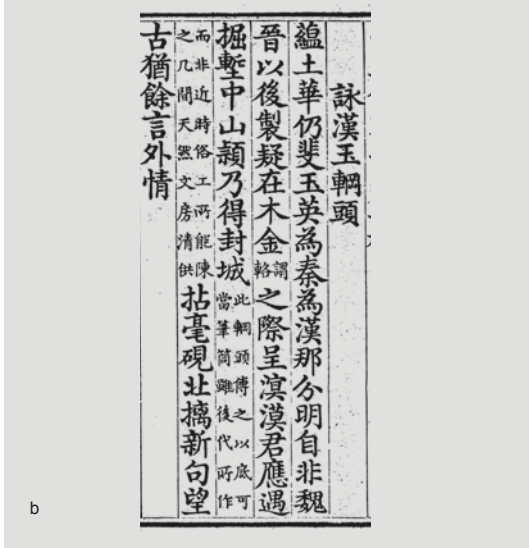
但是當他面對一批從異域傳入的美玉時，可能是他心中最沒有負擔、最舒暢的時刻。所以真正能發揮自己的藝術天分，不但挑選最美的作品歌詠，且清楚剖析作品的藝術特徵。這與他面對各類古玉時的嚴肅、謹慎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乾隆帝對古玉的認識

今日考古學者們多知道，乾隆皇帝不認識新石器時代晚末期的玉禮器——琮。（圖4）當



a



b

圖4 齊家文化 玉琮 高10.6, 寬6.2公分 故玉19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玉琮 b. 詩 取自《御製詩四集》卷50 (乾隆43年〔1778〕)

時這些玉器被稱為「擱頭」，認為是古人抬舉輦車或樂鼓時套於木輅兩端，備抬物者扛於肩頭的玉器。

乾隆皇帝也不認識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商代的有領璧。(圖5)那原本是單純的腕飾，因為當時流行同時套戴一些金屬環鐲，玉有領璧的圓領或是為了阻隔金屬環鐲摩擦腕部皮膚而設計。但不知情的皇帝接受了明代流行的觀點，認為它們是放置茶碗的「碗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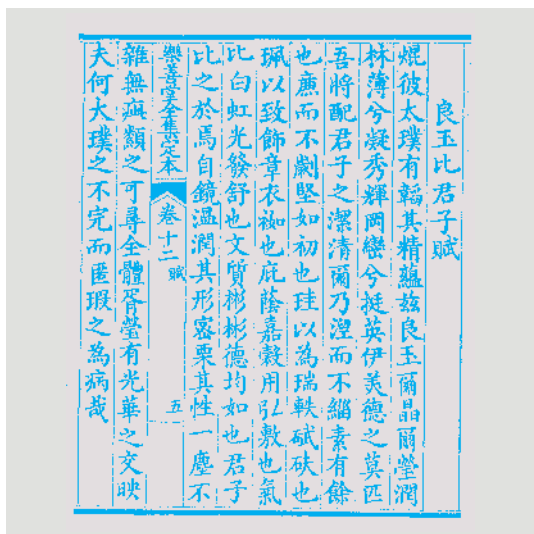


圖6 〈良玉比君子賦〉 取自《樂善堂全集》卷12

以上這些都是延續晚明收藏界的觀點，而非乾隆皇帝的創見。

乾隆皇帝在當皇子時曾撰寫〈良玉比君子賦〉。(圖6)賦中明言：「氣比白虹，光發舒也，文質彬彬，德均如也，君子比之於焉。」可知《禮記·聘義》裡「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的觀念早已深植他的思維。

前文已分析：乾隆皇帝瞭解的古代玉禮制，是以《周禮》為架構，再經東漢以後歷代增華添補而成的。

由於深信《周禮》，所以他認為雕琢了穀紋、蒲紋的玉璧，分別是周代子爵、男爵所執，不是漢代的。見其詩句：「璧始姬周非卯金，……」、「製本出周代，名胡傳漢時，……」(《御製詩四集》卷5、卷41)。事實上，穀紋璧、蒲紋璧盛行於戰國至西漢(前475-8)。圖七這件圓周上刻了〈題舊玉穀璧〉詩句的白玉璧，尺寸甚大，而穀粒相對較小而排列疏朗，是典型西漢中期風格。¹⁰

無論如何，圖七還是一件質美工精、尺寸碩大的古代玉璧，它的尺寸已不適合用作佩飾，可能是西漢流行的可供奉的「玉寶璧」。

但若檢視乾隆皇帝對玉圭的認知，就證明



圖5 龍山時期至商代 有領璧 外徑11.27，孔徑6.9，領高1.6公分
 故瓷17727之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璧 b. 璧之一面刻詩並用作茶碗托子 c. 詩 取自《御製詩
 五集》卷13（乾隆48年（17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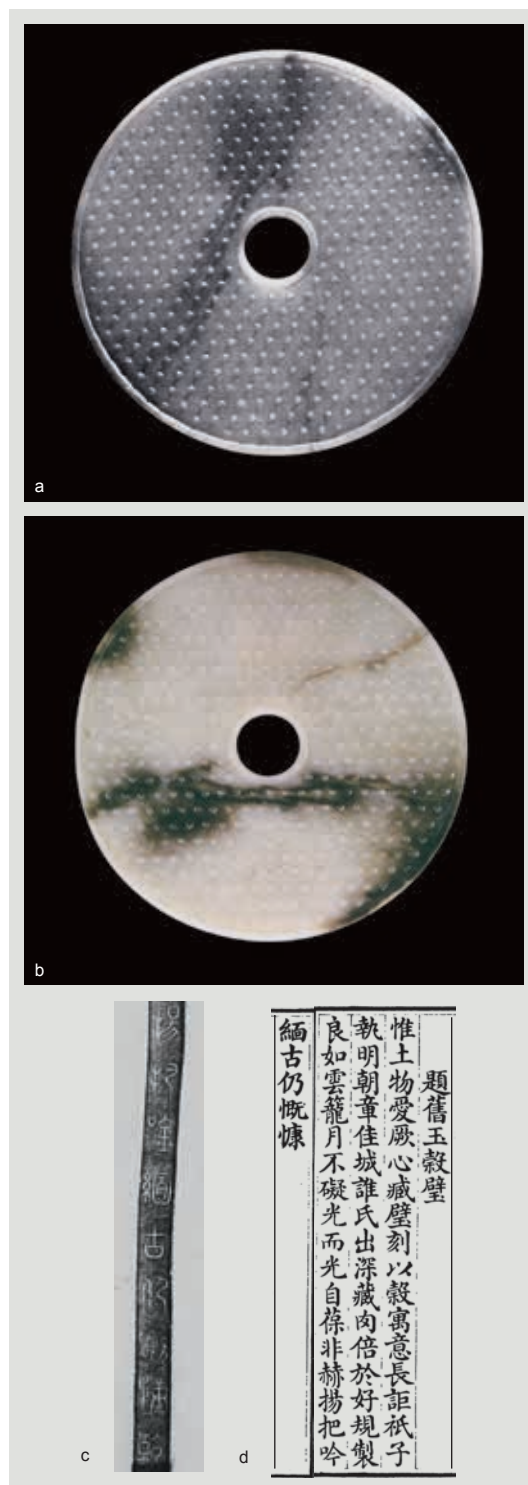


圖7 西漢 穀紋璧 外徑20.9，厚0.75公分 圓周刻乾隆45年（庚
 子、1780年）御製詩 私人收藏
 a. 取自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b. 彩圖 c. 窄緣刻
 詩拓片（局部） d. 詩 取自《御製詩四集》卷66（乾隆45年
 [1780]）



圖8 明晚期 玉圭 高21.5，寬5.9，厚2.1公分 故玉28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b. 兩面（中段均加刻御製詩） c、d. 詩 取自《御製詩四集》卷56、63（乾隆44年〔1779〕）



圖9 清中期 墨綠玉圭 高41.2，寬10.6，厚1.1公分 刻字泥金〈圭瑱說〉 故93560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劉志崗拍攝



圖10 清中期 墨綠玉圭 高40.5，寬10.5，厚1.1公分 刻字泥金〈摺圭說〉 故93561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劉明杰拍攝

他並不懂真正的古玉與古代玉禮制。

乾隆皇帝受到晚期各種禮書中繪圖的影響，認為「圭」一定要有上端的三角尖。古董界流行這樣的觀念，也導致充斥如圖八這類仿古貨。該件明顯是明晚期作品，浮雕星辰、祥雲托日、山岳、海浪，圓璧、螭虎、雙鳳，質地枯澀、作工粗糙。但皇帝卻覺得頗相似於南宋龍大淵

《古玉圖譜》中的圖像，而認定是件姬周時期的玉禮器：「瑤刻台斗山河形，似周鎮圭而少銘，姬氏禮樂斯贊經」。

乾隆皇帝雖然篤信《周禮》，卻有時對後世增添的各種說法認真考證，因而有了〈圭瑱說〉、〈摺圭說〉二篇御製文的寫成。

前一文指出，從唐代賈公彥、元代馬端臨



圖11 山東龍山文化 玉鉞 長18.7，寬4.53-5.4，最厚1.3公分 故玉004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玉鉞 b. 盛放於宮中配製的木盒 c. 木盒內刻御製詩 d. 拓片 e. 詩 取自《御製詩四集》卷61（乾隆44年）

以降，釋「瑁」是一種「辨偽工具」，天子用它核對臣子所執命圭是真還是贗？這完全是錯誤的說法。後一文除強調「太常」與「內庫」中都沒有找到前朝祭祀用玉圭，更認為歷代腰帶鬆垮，「以大圭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間必致落地」。

顯然乾隆皇帝很重視他這兩篇考證，特意製作墨綠玉大圭，分別刻上這兩篇御製文。（圖9、10）

筆者認為他對「瑁」的考證是對的，證明乾隆皇帝十分聰明理性。但他只看到明代玉腰

帶很鬆垮，就懷疑歷代正史〈禮志〉記錄天子行禮時要「搯大圭、執鎮圭」的真實性，且評之為「然予總以為其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則是有些偏頗。須知隋唐以來鑲玉版的腰帶是合身的，但明代鑲有玉帶版的腰帶的確特別鬆大，明代帝王行郊祀禮時，是否玉帶之下另有繫緊的腰帶可束住插入的大圭呢？也值得研究。

事實上，上端有三角尖端的「尖首圭」是從玉戈發展而成，約在西周定制。在此之前數千年，先民使用平直或圓弧刃的玉石質斧鉞，質美者可用作統治者身份表徵，即今日學界所



圖12 清中期 玉圭一組 各高約20.5，寬約6，厚約0.85公分 故玉3225-323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六件圭正面 b. 鑽圭四面拓片 c. 盛裝玉圭的木盒 d. 木盒四面刻字泥金御製文

稱的「平首圭」。¹¹但乾隆皇帝卻不具這樣的史觀，他稱尺寸適中者為「斧珮」，稱窄長者為「尺」。

圖十一這件山東龍山文化（約前 2300-1700）玉鉞，器表加刻了御製詩。起始二句「玉寓潤溫斧寓剛，古人作珮意誠良」意指：「美

玉是溫潤的，但斧頭造形象徵『剛強』。古人用美玉製作斧形狀玉佩，是有善意和誠心。」類似的詩句甚多，譬如：「或琢為珮斧其形，所取能斷喻廉貞」（刻在本院「故玉 5681」上）「玉惟溫潤柔堪喻，斧以裁成剛則然」（刻在本院「故玉 2822」上）。



圖13 清中期 花葉紋玉香爐 高12.9，長19.3，寬13.4公分
故玉20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清中期 花鳥紋玉瓶 高31.9，長15.8，寬7.5公分
中玉06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總之，這位出身滿族的皇帝面對中國古玉時，心情是嚴肅的，隨時隨地要從腦海裡搜索他自幼飽讀詩書中，與漢人文化禮制有關的資料。

乾隆帝對時作玉器的選擇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時雖還沒有豐沛的玉料，皇帝就命造辦處製作二組各六件玉圭，每件側邊及背面分別刻「大清乾隆年製」及「鎮圭」、「躬圭」、「穀圭」、「琰圭」、「瑑圭」、「介圭」。這二組玉圭的木盒上刻有同一篇御製文，引用《尚書》、《周禮》，說明希望「為二楨而藏之，用存古制。既以凜比德之義，且令傳之永久。」可知他時時提醒自己「以玉比德」。這二組目前分藏於本院及北京故宮。圖十二是本院的一組。可惜的是，



圖15 清中期 玉異獸 高5.4，寬6.3公分 故玉29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篇重要的御製文並沒有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中。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43），由於玉料豐富，他又命造辦處製作尺寸較大的一組六件玉圭，雕紋與刻銘與圖十二相似，木盒上也刻相似的御製文，但在文尾補充說明因當時和闐玉「歲至京師，因擇其合尺度者，琢為六瑞，積而合藏之。」¹²

新疆併入版圖後，民間玉作高度發展，自由貿易刺激下發展出各式被乾隆皇帝稱為「新樣」、「時樣」、「俗樣」的玉器。張麗端副研究員分析御製詩，「新樣」玉器包括四類：「多加刻鏤，機巧之樣」、「裁花鏤葉、繁縟之樣」、「量質就形、惜材之樣」、「摩寫山水、圖畫之樣」。圖十三至十六大致可為四類的代表。乾隆皇帝認為前三者俗鄙不堪，其存在與盛行簡直就是一種災難，他特創「玉厄」一詞稱之。而第四種還有雅趣，是玉厄中一股自發性反動。

乾隆皇帝對「玉厄」現象的極度排斥，除了如張副研究員分析，這些「俗樣」背離他原



圖16 清中期 玉仙山樓閣山子 高16.4，寬21.7公分 故玉095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b. 兩面 c. 詩 取自《御製詩餘集》卷4（嘉慶元年〔1796〕）

本欣賞古典器物樸素、精純、高雅、有意涵的原則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皇帝始終沒在詩文中表達出來的，讓他如此氣得抓狂的理由，那就是：他發現他無法完全掌控民間玉作的發展。民間將最優質玉料不運往宮廷而私售至蘇州等地，在那兒自由發揮，設計出多樣性賣弄技巧的作品。

針對「玉厄」現象，皇帝拿出的因應之道就是「倡導仿古」，或因宮中青銅器的編目工作持續進行，這些古銅器就成為這波仿古玉器的主要範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3）他下令製作「和闐玉做文王鼎」就是最好的例證之一。讀者可從圖十七c 御製詩中小字詩註，瞭解這是「依西清古鑑內文王鼎式琢成」，器底加刻「魯公作文王尊彝」。檢視御製詩可知，越到乾隆晚期，這樣的詩與相關玉器越多見。

結語

乾隆皇帝是一位以滿族身份統治眾多漢族的皇帝，面對古玉時，他企圖利用對《周禮》的詮釋，顯示自身對漢族古禮的精通。

他掌握豐沛的玉料資源與官營工匠體系，

他難以忍受地方作坊未經他的批准，就獲取最優質美玉去恣意設計「華囂」「弄奇」的炫技之物。他就利用皇權將時作玉器導向「仿古」的典雅之路。

唯有面對因軍功勝利，獲得大量遠道而來的異域美玉時，他既得意、又快樂。所謂「皇帝亦凡人」，¹³ 通過御製詩，這時我們見到一位極有智慧與美感的「凡人」。

也許有讀者好奇，圖十三的〈花葉紋玉香爐〉與圖三的〈花口花蕾形雙柄碗〉，不都是雕花葉紋的玉容器嗎？看來圖十三也是質美工精，為何被乾隆皇帝斥為「多加刻鏤，機巧之樣」，而圖三卻被誇為「玉既瑩潔，製薄如紙，良材巧琢，非中土玉工所能彷彿也。」

凡親眼目睹，甚至親手捧持這兩件玉器的人就會明白，乾隆皇帝並非降低門檻，寬待外國工匠，¹⁴ 而是前者確實厚重，花葉稜角分明。而後者確實看起來層花疊葉，拿起來卻輕巧又光平圓潔。

總之，詳讀御製詩，就能辨析這位努力形塑自己成為「儒家聖王」的皇帝，他的多樣性內心世界。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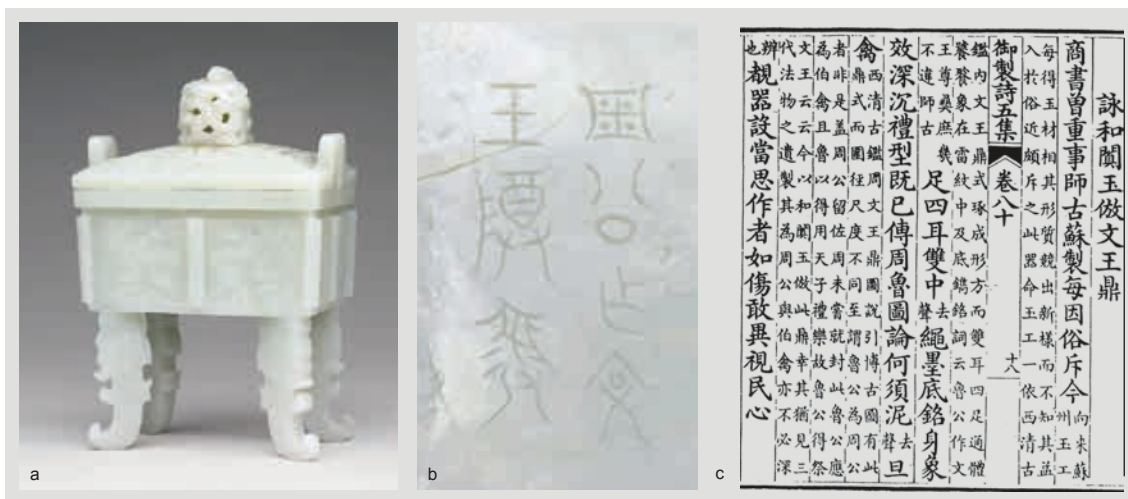


圖17 清中期 和蘭玉倣文王鼎 長12.5，寬6.7，高18.3公分 故玉08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正面 b. 底部 c. 詩 取自《御製詩五集》卷80（乾隆58年〔1793〕）

註釋

- 本院自 2002 年至 2017 年先後舉辦「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得佳趣」、「十全乾隆」、「品牌的故事」特展，基本都與乾隆皇帝的收藏有關。
- 多年來考古學界以遼西地區興隆洼文化（約距今 8200-7000 年）為年代最早的出土玉器的文化。晚近在黑龍江支流烏蘇里江小南山文化小南山遺址出土的玉器，碳十四年代的上限為距今 9100 年。
- 鄧淑蘋，〈「玉帛文化」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 年 1 期，頁 173-188。
- 朱賽虹主編，《清代御製詩文篇目通檢》（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御製文篇目見該書頁 64-76，御製詩篇目見該書頁 206-575。
- 古玉類包括：題為「漢玉」的 179 首，題為「古玉」的 75 首，題為「周玉」的 14 首，題為「舊玉」的 10 首，題為「宋玉」的 3 首。
- 自十九世紀迄今，仿刻帶御製詩的乾隆風格玉器為數甚多，基本上多為贗品。筆者一向謹慎篩選探討的標的。
- 楊伯達，〈清代宮廷玉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年 1 期，頁 49-61；楊伯達，〈仿古玉〉，《文物》，1984 年 4 期，頁 70-74。李久芳主編，《中國玉器全集·6·清代》（河北：河北美術出版社，1991）；張廣文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李宏為，《乾隆與玉》（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這些著作各有不同的貢獻，但需說明的是，頗多敘述未能清楚註明資料出處，甚至文中所抄錄的部份重要內容，未出現於近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公布的《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中。是否當初取件後未歸還？值得深究。
- 鄧淑蘋，〈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2 期（2003 冬），頁 149-232；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鄧淑蘋主編主撰，《越過崑崙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 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18 卷 2 期（2000 冬），頁 61-116；張麗端，〈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1 期（2006 秋），頁 45-163；張麗端，〈其來有自——乾隆皇帝青壯期的玉器觀點〉，《故宮文物月刊》，369 期（2013.12），頁 56-69。
- 圖七玉璧曾於 1975 年屬 Mr. J. C. Thomson 收藏，展出於倫敦的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發表於：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John Ayers,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Drydens Printers Ltd., 1975), 45, pl. 94. (本文圖 7a) 1990 年屬 Walter Jared Frost 收藏，發表於：Palm Springs Desert Museum, *Magic, Art and Order: Jade in Chinese Culture*, Palm Springs, Calif. 1990, pl. 166. 目前屬臺灣的私人收藏，2008 年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彩圖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委會編輯，《所寶惟賢——爽伯文物鑑賞》（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8），卷二，頁 64。筆者仔細檢視過實物。
- 將古代玉圭依據來源分為「平首圭」「尖首圭」的觀點，最初由筆者提出。見拙作，〈圭璧考〉，《故宮季刊》，11 卷 3 期（1977 秋），頁 49-91。
- 北京故宮所藏乾隆十四年製作的六件玉圭，發表於：張廣文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 128，圖 93。乾隆三十八年製作的六件玉圭，發表於：香港藝術館編，《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香港：香港藝術館出版社，2017），圖 59。值得注意的是，木盒上所刻御製文無法在《御製詩文全集》中查到。但這類情況不罕見。
- 《皇帝亦凡人》是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專書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的中譯本主標題。
- 曾有年輕學子懷疑乾隆皇帝對蘇州玉工和對痕都斯坦玉工的褒貶標準不一，對外國人比較寬容。這完全是以偏概全的武斷之論。